

朱子晚年全論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安溪李光燠校

與吳茂實

英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澹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

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曹萬二生俱於朱子守南康時往謁。時朱子年五十一二歲。此書已覺所學之非。又難於自屈。已知陸學之好。又怪其主張何耶。省發覺悟。陸子特欲人識其本心。俾知仁義禮智皆我固有。如孟子以見孺子入井。驗惻隱。嗜蹴之與。驗羞惡耳。非所謂頓悟也。以扇訟教楊敬仲。驗是非之心。卽其一事也。

答任伯起

希夷

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

亂之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伯起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浦城簿。始從學。時朱子四十九歲。此書不知何年所答。大約五十歲後也。涵養省察勝讀書。卽陸子所主學問求放心也。

答任伯起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答江德功九

疑義俟細看奉報。易說知頗改更。甚善。然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旣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

之也。絕學捐書，是病倦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此書歲月無考，然自謂心力俱衰，又悔從前著述，自是晚年，而所論則全與陸子之教合。

答楊子直

三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閑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此第二書也，第四第五兩書，皆朱子捐館歲作，而此書亦

有病後云云。則爲晚年無疑矣。子直兼師陸子。故有墮在
語言心實無得之疑。而朱子直以求放心是要訣答之。此
所謂晚年之教。若合符節也。

答廖子晦八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
出有罪爲能。而不思良善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
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
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
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于
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
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

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聲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直卿嘗問子晦作宰不庭叅，悔了上位，此書有獲上之說，不知是作宰時否。子晦宰莆田，在慶元二年，見朱子跋子晦仁壽廬條約時，朱子六十九歲。又按詩傳序於淳熙己酉，朱子年六十歲，答子晦第五書，子晦有讀詩傳之語，當更在後。第六書則朱子在南康所答，是時子晦授經劉平父家，尙未出仕。此第八書首云守官得上官相知，卽非宰莆田時，亦在朱子南康任滿之後明矣。陸子教人讀書，好舉杜元凱優而游之四語，朱子此書意乃相合。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

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于物而動。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爲萬物散爲太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迴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爲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先辨所趨邪正。卽陸子先辨志之說。

答呂道一二

示喻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于誠實也。

道一爲呂士瞻之子始來謁時。朱子與士瞻書。其論易稱南軒晚年云云。蓋南軒是時已卒矣。此書與道一論學。蓋尤在後。而側重於行。自是晚年之論。凡教人先知後行。皆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者也。

答朱魯叔

劉守請詞未報。計須且畱。知早晚得親炙。又與程弟講學。甚善。甚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它

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密而不貴於汎濫涉獵也。

劉姓爲守而乞祠。見朱子集中者。惟子澄一人。事在淳熙十六年。朱子年六十歲矣。然論爲學先持己分別義利。其它務精密。不貴汎濫。俱與陸子合。

答潘叔度一

邵子文託明道先生先立標準之言。深中近日朋友之病。且孟子亦有襲而取之之戒。尤當深念也。

陸子戒立定本。卽此意也。叔度師東萊。晚乃事朱子。

答潘叔度二

所論標準襲取之戒。極爲精密。然所謂有爲。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工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己所爲。校舜所爲。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

服藥。積漸將理。使氣體浸充。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効于一丸一散。一朝一夕之間。而遽怪其不及平人哉。默誦中庸一卷於寐覺之時。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誦一過。不若虛心玩理之從容而有味也。

叔度叔昌二潘。皆呂氏門人。朱子所以問答之書。皆在東萊沒後。然謂誦一過。不如虛心玩理。意與陸子合。

答潘叔度三

來喻縷縷。備見立志之遠。歎服良深。但所謂敬之爲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持守之意。卽是此心自先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卽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

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此類初若名言小失，不足深辨，然欲放過則恐於日用之功不能無害，故輒言之。子約書中有所反復，亦是此意。幸參攷而互評之，則其辨益明，而儒釋之殊亦可因以判矣。橫渠集云云，大凡作事匆匆不能博盡異同，便有遺恨，前輩所謂甚事不因忙後錯了者，誠有味也。

持敬之說，正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陸子嘗駁爲杜撰，而朱子晚年乃始悟耳。

答潘叔度

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功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

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如若來喻。却似太瀾翻也。大抵諸所誨諭。似皆傷於語言道理頭緒多云云。愚意且欲賢者於此稍加屏置。而虛心觀理於平易專一之地。不審於意果如何也。

收斂身心。卽孟子所謂求放心。而陸子所主以爲學與教之本也。平易專一。亦卽陸子所謂易簡工夫。

答潘叔度五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閑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目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忿疾之意。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於加一忿字。便知自家這裏有病了。此

亦深欲面諭之。尤緊切者。恨未有其便耳。醍醐毒藥之喻。恐亦過當。聖賢只得立言垂世。從違真偽。却在它人。如何必得。况吾輩所急。在於自明。正不當常以此念橫在胸中也。陳庸仲近得書云。欲旦夕過此。此等人未欠講論。却是欠收斂。此又是別一箇話頭。要之須面論。乃究耳。吾人無用於世。只自己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徹。衆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却如何收殺。可慮。可慮。奈何。奈何。

曰。衰曰病。曰盲廢。自是晚年之論。收拾放心。合於陸子。至於恨盲廢不早。則悔悟深切之至矣。論庸仲意亦相合。

答呂子約二十三

熹衰病如昨。無足言者。暇日自力觀書。惟覺聖賢之言。意味深長。儘有向來見不到處。若於子約所謂經史貫通之妙。則

未有得也。然既曰千里一曲，則便不如且就不曲處理會之爲愈。且如史記禮書篇首四言，恐只是大槩說道理如此，豈爲秦漢把持天下而設。且既曰把持天下矣，則又豈有不由智力而致者耶。此等處，恐是舍却聖賢經指而求理於史傳，故只見得他底高遠，便一向隨他脚跟轉，極力贊歎。他若看得聖賢說禮樂處有味，決定不作此見。兼謂其爲秦漢而發此四言，亦恐反說低了他意思也。讀詩諸說，乃是詩小序說，非詩說，疑亦是從前太於世變一事，畱意得重，故只見得此意思大率向外底意思多切己底意思少。所以自己日用之間，都不得力。前書因論陸子靜處，及說韓岩時話，似已詳說此病。奈何都不見察。至今日，然後始覺身心欠收拾。乎兼此語前此已屢聞之，恐今日所覺，亦未必是真覺也。大事記尙

有第十一卷半未寫，今附元册去，幸爲寫足附來，不須裁截裝背，却恐與前後册大小不同也。此書固佳，然昨日看論張湯公孫弘處，亦不能無疑也。

戒向外求切己，正與陸子之教合。書末有抄大事記云云，蓋伯恭沒後也。

答呂子約二十四

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功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世考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

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蔚宗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

與子約書二卷，共四十七首，雖未逐一註明早晚年月，細看亦是編年以爲前後。除第二十二書以前，似是朱子五十歲前所作，未爲定論，槩不援引。至第二十三書，有衰病如昨，及寫大事記之語，此書末亦及伯恭文字，自是晚年之論。至第三十書，則注有丁未七月三日，丁未歲，朱子年五十八矣。今錄爲定論，共七首，第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一、三十二、四十五，皆確爲晚年而無疑者。此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爲切要之務，蓋全用陸子教人之法。所

謂符節相合者也。

答呂子約二十六

自頃承書，有專份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嘗感疾不輕，甚以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懸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憂疑頓釋，既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証，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崇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

何益於吾事邪。况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計亦例加節蓄，然區區之意，於此有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爲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狗勢，馳驚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榮陽諸公惜也。

此書有門戶道學之傳爲念之語，又以伯恭與正獻、榮陽並稱，自是成公既沒之後，其爲朱子晚年之論無疑矣。陳建輩無可置駁，乃以爲戒子約讀書致疾而發，非實爲論。

學之言。鄙哉見乎。既引孟子言學問之道。卽是論學。豈有因他事。便以論學之說。遷而就之之理。且此書之前第二十四書。與此書之後。每書必重心學。並非緣病也。

答呂子約二十七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

而已。

答呂子約 九月十三

三十一

日用功夫。不可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鄉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來喻拈出劉康公語。甚善甚善。但上面蹉却話頭。恐亦是義理太多費了精神。故向裏時少耳。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謂變風止乎禮義。其失甚明。但若只以小序論之。則未見其失耳。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掖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易書似已納去。何爲未見。恐此誤記。後便喻及。却納去。此亦是見近日說者多端。都將自然底道。

理穿鑿壞了，固不得已而出之耳。聞子約教學者讀禮甚善，然此書無一綱領，無下手處，頃年欲作一功夫，後覺精力向衰，遂不敢下手。近日潘恭叔討去整頓，未知做得何如。但禮文今日只憑注疏，不過鄭氏一家之說，此更合商量耳。齋中見作如何理會，必有一規模樣轍，因風幸示一二也。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第三十書自註丁未七月三日，第三十一書註九月十三日。按丁未歲朱子年五十八，自悔支離，又戒子約不可溺故紙堆中，全與陸子之教合。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卽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判決之助。今又失此機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曾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第三十書注丁未七月三日，第三十一書注九月十三日，第三十四書，又注十一月二十七日，此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兩書，並及授徒，自是一時之作，然所論皆與陸子合，蓋皆以支離爲戒也。

答呂子約三十三

示喻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直似日前大滄長嘖。貪多務速。卽不濟事耳。洒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罔。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戒支離多說。合於陸子之教。子約授徒。亦在伯恭沒後。

答呂子約

十一月二十七日

三十四

子合到此。亦畧能言彼中相聚曲折。云子約頗訝烹書中語太峻。不記是何事。若只是說易處。則來書又有權術及伯恭

心迹未明等語。殊不可曉。竊恐今亦不須如此支蔓。只且做一不知不會底人。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便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箇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覺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過了他說底道理耳。至如前人議論得失。今亦何暇爲渠分疎。且掇取自家目今見處。是要切事。若舍却自家。又掇那一頭。則轉見多事。不能得了矣。前日借得荆公日錄開看。其論某人。但能若古。不能稽古。此等說話。想平日已知其失而笑之。然不知其病。所以至此者。亦只是道理太多。不得聖賢言語中。下一兩箇閒慢字。便著緊說出許多道理來。揜塞得更轉動不得。只此便是病根。未論所說之邪正得失也。所論易是聖人摸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於盡

其言處未免多著道理說煞了耳。此非面論未易究意。然向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自己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考之。有所未安。却望見教也。對班在何時。今日極難說話。而在疎遠爲尤難。不得且只收斂得人。主心念不至大段走作是第一義。其他道理非不可說。只恐說得未必應急救病耳。若此處不下功夫。便要翻騰。拆洗了安靜和平底家計。做艱難辛苦底功夫。恐尤不相當耳。禮書已領。但喪禮合在祭禮之前。乃是只恐不欲改動本書卷帙。則且如此。亦不妨也。

辨伯恭心跡。自是伯恭沒後。戒支蔓。求放心。合於陸子。

答呂子約 三十五

示喻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

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此書全與陸子所主先立乎大。求其放心相合。

答呂子約三十六

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間。怪其覩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二書俱言求放心。是陸子發明孟子之教。

答呂子約三十七

子約書云。講論工夫。且要見得一大頭腦。便於操舍間有

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漫說求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

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藏蓄。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只是

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耶。愚見如此。敢望指教。省驗一作驗

答云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操存久則發見多。放舍甚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

子約書又云。誨諭胡子知言舉。或人以放心求心之間。怪其覩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某竊謂或者之間。元不識心體。所對雖欲使人察夫良心之苗裔。致操存之功。然說得驚惶不縝密。便是用功處未到。恐方說時亦未免是放也。自家所知。固有廣狹深淺處。然曾云省察則是我元初者。非我元初者。真妄客主。

亦豈不識箇體段模樣。操存稍熟。則省察浸精。省察浸精。則操存愈固。昨之所謂非放者。今猶覺其爲放。昨之所謂相近者。今猶覺其尙遠。近看遺書說脩辭立其誠。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又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此語方是不觀縷散漫。自覺用力雖未能勇敏。然實欲從事于斯也。又嘗深自體驗。固是知其放而求之期不放。然其間幾多艱難曲折。方其志不勝氣。其爲抑遏掩蔽。心固知之。如醉中知醉而未醒。夢中知夢而未覺。非澄治平帖。亦未遽存。及其身心向裏有頓放處。非不是我來爲主。然浮念或起。病根隱然。又思乎此也。方有端緒。他思便來間之。展轉牽引。把捉不住。近得一法。於致思

之時而思慮忽起若所當思也則便以筆識之不使之累

吾心

只得亦難元論初有所感當便尋釋則

若非所當思也

則深當省而消去之亦頗有效驗第於主一功夫未至不能如程子所謂使他思時方思然且得隨力量如此存察更望指教

答云此意大槩亦好但太支蔓不直截不覺將此心放了恐當一切掃去且將所代五峯一語早晚提撕令有箇要約處乃佳不然又似程子說溫公爲中所亂矣

此二書子約所問與朱子所答俱重心學合於陸子

答呂子約四十四

所喻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強實履爲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功夫鑽研勘覈教透徹了

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意。而去別處閑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又聞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却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閒過歲月也。本欲俟德華人回附書。今日偶有南豐便至。道夫處且先附此奉報。此事不比尋常。不可頃刻失其路脉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效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西邊去。閃你西邊來。

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邪？區區本已不能說得，今更說此一番。若更不相領畧，便且付之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情管得他人邪？

以手寫六經爲無事費日。卽陸子六經註我之意。按子約初年未嘗至江西，慶元元年始謫廬陵，移高安，此云南豐之便，當在此時。

答呂子約

四十五

兩書所喻，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牢落。兩卷悉已條對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畧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卽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

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元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閑說話也。今詳來喻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處是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能如論了求其放心而援引說數十百言不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朱陸教人俱求專一。晚年之論始合也。若朱子初年動輒譏陸子教人只求箇一。不知一爲要乃周子之言。不始於陸子。且孟子亦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三子者不同道。其

趨一。蓋併不始於周子也。

答呂子約 四十六

所喻博文約禮。盡由操存中出。固是如此。但博文自是一事。若只務操存。而坐待其中生出博文功夫。恐無是理。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如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却又計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益公近亦收書于歐集。考訂益精。亦不易。老來有許多心力也。需中庸詩傳。此便未可寄。又恐且要操存。無暇看讀。更俟後便也。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

德章之比也。

博約由操存出。所謂學問之道在求放心也。規模既定。只一味挨向前去。所謂專務踐履也。所言俱與陸子合。周文忠以光宗受禪。始封益國。今稱益公。自是紹熙以後。風色愈勁。則僞學禁嚴。子約謫筠州時也。朱子是時年七十矣。

答呂子約四十七

前書所論四事。不審雅意云何。竊意賢者用力於此。不爲不久。其切問近思之意。不爲不篤。而比觀所講。與累書自敘說處。覺得瞻前顧後。頭緒太多。所以冒次爲此等叢雜。壅塞纏繞。不能得明快直截。反不得如新學後生。聞一言且守一言。解一義且守一義。雖未能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離紛擾。狼狽道塗。日暮程遙。無所歸宿也。

欲明快直截。畏支離紛擾。俱合於陸子之論。

答王子合

丁未十二月十五日 九

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功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此書注有年月。是朱子年五十八歲。全與陸子之說合。

答王子合

己酉閏五月十八日

十五

所喻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庸仲亦以脩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解說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偷閑整頓。然亦凜凜不敢自保。况敢作文章說道理。大書深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重世俗之憎病乎。

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語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併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它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卽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鑄碑立名，只爲一時觀美，無益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此書下註已酉，是年朱子年六十歲矣。非溫故不能知新。

卽陸子所謂不知尊德性。安有所謂道問學也。

答林伯和

所喻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旣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于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懇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

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漸次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

朱子晚年全論
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整齊嚴肅以讀語孟，卽是先行後知。省察擴充以立本，然後漸讀諸書以通世務，亦是先行後知也。書末有勿以示人之語，當是晚年禁僞學時。

答林叔和

示喻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戶，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

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與伯和書在晚年黨禁時。書末亦及叔和。則叔和書亦當同時矣。戒立門戶。與陸子答羅春伯書相同。

答陳庸仲

孔頴

一

大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爲傳註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

非是細事。

北山先事張呂，後事朱子，必在晚年，且嘉定五年始任廣西運判，距朱子卒十三年矣，其齒亦在後，此書正勸學者兼用陸學。

答陳膚仲二

來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其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

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遠勝看解也。

此書專論收放心。合於陸子。

答陳膚仲六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功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家務叢委。正是爲學用實功處。乃云固無可奈何。又云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只爲要將讀書作第一層工夫。故把

行處反看得輕也。時教必有恒業。家務中之學是也。退息必有居學。習禮樂誦詩書是也。當有事時。卽事卽學。此卽工夫。固不待偷。當無事時。餘力學文。亦是工夫。無庸偷也。然理事不可兩截之語。已見道體。勝初年中年遠矣。答庸仲第四書。已及黨禁。此第六書也。

去之 答滕德粹十一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它事難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脩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仲。西呂子約。監米所聞者。沈正國。煥袁叔和。從到彼皆可從遊也。

德粹中淳熙八年進士。授鄞縣尉。朱子是年五十二歲。此書以陸子弟子楊沈袁爲賢士。令德粹從之遊。爲學脩身。

皆可取益。而妄附於朱子者。因朱子有鳴鼓攻其門人一語。併漫詆陸子。不惟不知陸子。亦豈知朱子者哉。鳴鼓云云。見朱子五十七歲答程正思第十五書。然第十八書卽已誨其競辨無益矣。

答滕德章二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歎。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脩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爲例也。

教德章稱陸丈以收斂學者身心甚有功。足知晚年所見之相合矣。第在六十歲以前。尙未離章句之見。蓋此書第二書也。與德章第一書。有云脩訂大學解。稍有條理。至六

十歲則書成矣。第三書及編張呂文字。第四書言其廷對。蓋德章爲清熙末年進士。在張呂已卒之後。此書尙有秋試不利之語。故知在朱子六十歲前也。然觀陸丈云云。則德章亦曾從學於陸子矣。

答滕德章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然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溫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勾銷簿鈔。卽是學。所謂持守。卽在于此。蓋當官之學也。朱子此時正在六十歲前後。語及學問。必以持守居先。講誦居後。漸覺切己近裏。但指爲兩事。則其所見尙未渾融耳。

答潘文叔友文

所喻爲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却成空言無益已事也。况其所說。一前一却。纏綿繳繞。終日勞攘。更不曾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擔擱。過却日時。深爲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嘗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卽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斲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脚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稍立。

程課著實。下工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却日子也。
此書所言。乃合於陸子教人以踐履爲主之說。不復以讀書講論爲工夫也。文叔至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嘉定間。提舉福建茶鹽。則此書爲晚年之論無疑。又朱子駁子約語。俱在伯恭既沒之後。此是朱子答文叔書第一首。卽及駁子約語。凡文叔書皆晚年也。

答潘文叔二

警然知見之說。前書似已奉聞矣。尙書亦無他說。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爲較計。必求赫赫之近功也。近亦整頓諸家說。欲放伯恭詩說作一書。但鄙性褊狹。不能兼容曲徇。恐又不免少紛紜耳。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

讀。若詳考卽自有伯恭之書矣。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明善。近日方亦看得親切。恨相遠無由面諭耳。

朱子晚年整頓諸書。謂舊說多所未安。而學者於朱子所解。一毫不敢參差。恐非善學朱子者也。學庸內格物只是知本。明善只是立豫。不知後來所見果如是否。然見在行世章句所解。則未安也。

答潘文叔三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入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既以自歎。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

端的用功。逐時進步。已合於陸子專務踐履之教。

答潘端叔二

示喻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修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子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朱子駁子約之學。俱是晚年之事。然謂大學所改尤多。不

知與見行章句異同何如也。

答潘端叔三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作。一。書。方。可。觀。中。間。伯。恭。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脩禮書是朱子最晚年事。粗定規模。未及成書而卒。今此書論脩禮。而所以教端叔者。以持守省察者爲得力。而以專事脩書爲枉費工夫。蓋晚年定論。無不與陸子合也。

答潘恭叔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

朱子明年全論
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儀禮已附高要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却。涵養省察之實也。

此書之意，全與陸子之說同。所謂符節相合也。篇末有脩儀禮之說，乃朱子最晚年事。

答潘恭叔八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得甚好，但去取太

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畱來人累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客冗不暇、昨夕方了得一篇、今別錄去、册子必有別本可看、却且畱此俟畢附的便去也、儀禮附記、似只合依德章本子、蓋免得折碎記文本篇、如要逐段參照、卽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卽云記某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此亦便於檢閱禮記卽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卽以祭禮賓客師田喪記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卽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喻讀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恐太拽出精神向外、減却內省功夫耳。

脩禮書是朱子最晚年事書中帶說爲學必以內省爲主
不敢以著述爲先實與陸子意見相同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終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安溪李光型校

答鄭仲禮二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爲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至此意。

陸子教人。必先辨志不在議論。此書所論正同。朱子答仲

禮書二首、第一書云、二十年不相聞、又云敬夫逝去後、得季隨書、無復十年前氣象、則是敬夫既卒十年後作、朱子是時年六十矣、此是第二書、其爲晚年益無可疑、

答程正思八

熹忽被改除之命、來日當往奏事、儻得遽瞻玉陛、不敢愛身、以爲朋友羞、但恐疎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耳、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重輕、則當以力行爲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說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忽被改除、當往奏事、蓋淳熙十五年除兵部郎入奏時也、時年五十九歲、謂力行爲重、合於陸子專務踐履之說、答正思書前七首無年月可考、自第八書以後、則凡論學者

並載之、

答程正思十

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閒中玩養、頗覺粗有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欸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撥、不爲無助、不知正思能一來否、不敢觀書、反有進處、去支離、就易簡矣、

答程正思十一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爲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紛、不必深辨、且於自己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

爲之耳。

答正思第八書已及清熙十五年。此書第十一當更在後。正思好詆陸子者。故朱子戒之。

答程正思十六

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病中懷抱。省試得失。想不復置胸中也。告子生之謂性。集注雖改。細看終未分明。近日再看一過。此處覺得尙未有言語解析得出。更俟歎曲。細看他時相見。却得面論。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揜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

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辨此。深可歎賞。深慚老繆。放過此著。今日徒勞頰舌。用力多而見功寡也。

此書據年譜在丙午年。朱子年五十七歲。乃陳建諸人所據。以爲朱子晚年詆陸之証者。然細按此書詞意忿怒未安。必非朱子平心之語。以楊墨比陸子。固不以其倫。又謂雖知楊墨無父無君。而不知其便爲禽獸。世有無父無君之人。而猶不知其爲禽獸者乎。去冬其徒云云。指傅子淵。然朱子與陸子書。雖議子淵之偏。仍稱其氣質剛毅。極不易得。而此書乃詆爲狂妄兇狠。不應面譽背毀至此極也。

朱子自言生平病在忿懣。此書前有祝汀州見責之語。以忿懣之性。忽蒙譙責之詞。發之也暴。語無倫次。故予謂此書一時忿怒而作。斷然無疑。蓋晚年議論冰炭之尤者也。伯恭亡友平生至交。乃謂浙學尤更醜陋。怒至此乎。此與正思第十六書也。其第十八書云。臨川之辨。當初似少商量。徒爲合闢。無益於事。蓋已悔爭論之過矣。而陳建輩猶執以爲異同之証。所謂鳳凰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昧乎藪澤。何其陋哉。

答程正思十八

熹再辭之章并一疏上之。頗推夏間所言之未盡者。語似太訐。未知得免於戾否。所遣人以月初七八間行。至今未還。不知聖意定何如。自覺疎拙。無以堪此厚恩。冒昧而前。必取顛

踏若得話行而身隱，乃爲莫大之幸耳。所示諸書，甚善甚善。但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關無益于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爲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此間書院，近方結裏，江浙間有朋友在彼相聚，與國萬正瀄，不知舊在南康曾相識否。其間一二人，儘可講論也。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此書有再辭併上疏之言，乃戊申年也。朱子時年五十九歲。臨川之辨數語，蓋指丙午諸書。朱子固已悔爲少商量矣。所示諸書，及如所示云云，則知朱子前書之過，不惟祝汀州之書所激，亦實出于正思輩所交構也。

葬事不易，便能了辨，喪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深念。閔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望也。彼中朋友用功爲學次第如何，便中喻及向時每說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是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舜弼初事朱子於南康，朱子年五十一矣，繼從於武夷，又從於漳州，而黨禁之日，猶千里相從，今全集所載與舜弼書十首，第一首南康初見時語也，第二首有臨行云云，則既見朱子而歸也，此第三首有彼中朋友，則朱子已去南康之後矣，然所教以深玩者，惟在求放心，第四書亦重求放心，蓋朱子晚年實用陸子之說也，第五書第六書其說

亦然。至第十書，在黨禁之時。朱子年七十矣。止其過訪。而教以如前所說著實下功。蓋朱子晚年定論。總不外於陸子之說。獨勝心未化。不明言其信奉之意耳。與舜弼書。並在晚年。故凡係論學者。並抄入。

答周舜弼四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概。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詞說。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中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卽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

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功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却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生疑。今已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并及之。然其切要工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也。

答周舜弼五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見

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弼講論，多是不切己而止於文字上捏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幹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須體之於身，而語言理會爲無益。已合于陸子去議論而務踐履之意。

答周舜弼六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教子遠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

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爲高也。若親養未便，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伊川告詞如此，是亦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褒一貶之雜也。

敬子以紹熙二年從學，此書云敬子遠來，確爲朱子晚年。然謂致知工夫具于心者無不足，則已知不在於卽物窮理矣。

答周舜弼七

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所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

敬字不爲無爲時設。卽陸子所謂人情事勢物理上用功也。

答周舜弼八

示喻爲學之意。大概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實用其力。念念相續。勿令間斷。在日用間用力。與第七書意同。

答周舜弼九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耶。實究其理。實踐其迹。卽陸子所謂言皆實言。行皆實行也。

答周舜弼十

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又聞頗有朋友之助當此歲寒不改其操尤不易得也更願相與磨厲以造其極毋使徒得虛名以取實禍乃爲佳耳前書絮矩之說大概得之二字文義蓋謂度之以矩而取其方耳今所示數條各以鄙意附於其後却以封還幸試思之來說大概明白詳細但且於此更加反復虛心靜慮密切玩味久之須自見得更精微處不但如此而已也承欲見訪因願一見但遠來費力不若如所說著實下功果自得之則與合堂同席亦無以異也鄉來蔡君今安在能不受變於俗否耶

歲寒指學禁之嚴故有虛名實禍之說精微處須自得乃知向時駁陸子自得之說之誤矣

答周舜弼問目

舜弼書云、大學之道、莫切於致知、莫難於誠意、意有未誠、必當隨事卽物、求其所以當然之理、然觀天下之事、其幾甚微、善惡邪正、是非得失、未有不相揉雜乎芒芴之間者、靜而察之者精、則動而行之者善、聖賢之學、必以踐履爲言者、亦曰見諸行事、皆平日之所素定耳、今先生之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後意無不誠、蓋若泛論知至、如諸所謂極盡而無餘、則遂與上文所謂致知者爲無別、况必待盡知萬物之理、而後別求誠意之功、則此意何時而可誠耶、此正學者緊切用功之地、而先生訓釋精明、誠有以發聖賢未發之蘊、竊嘗體之於心、事物之來、必精察乎善惡之兩端、如是而爲善、則確守而不違、如是而爲惡、則深絕而勿近、先上二句去此亦庶幾不苟於致知、而所知者非復泛然

無切於事理，不苟於誠意，而好善惡惡，直欲無一毫自欺之意，敬守此心，無敢怠忽，課功計效，則不敢以爲意焉。如此用力，不知如何。

答云：知至，只是致知到處，非別有一事也。但見得本來合當如此之正理，自然發見透徹，則所知自切，不須更說確守深絕，而意自無不誠矣。

必窮致天下事物之理，極處無不到，而後謂之物格。蓋及門之士，已有覺其不可從者矣。然舜弼問語甚明快，而朱子答語甚含糊，蓋雖知章句之解不可用，而又難于自改其說也。

答董叔重

所喻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

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易字之說。前累奉報。鄙意但不欲學者切切於此不急之外務耳。必欲與名相稱。則以叔重易之。蓋取通書其重無加焉耳之義。如何如何。

叔重從學年月無考。惟朱子作叔重父墓誌。在紹熙四年。朱子年六十四矣。文稱銖又來學。則從學去此時必不遠。若在早年。則當曰銖嘗來學矣。故凡與叔重書俱屬晚年。

答董叔重二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明了。適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也。但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

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枯
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
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心有正而無邪。則知詆心學者妄矣。

答董叔重三

書中所喻兩義。比皆改定。大學在德粹處。孟子似已寫去矣。
但所疑搜尋急迫之病。恐是用心太過使然。所云發見之端。
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
開濶。卽不曾說等待。尋討將來做功夫也。今所改者。亦其詞
有未瑩。或重複處耳。大意只是如此也。

省覺提撕。亦是陸子之說。

答董叔重四

所喻數說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爲佳。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此書所論。全合於陸子。

答董叔重

書序恐只是經師所作。然亦無證可考。但決非夫子之言耳。成湯太甲年次。尤不可考。不必妄爲之說。讀書且求義理。以爲反身自修之具。此等殊非所急也。以考訂爲非所急。晚年之見。乃合於陸子。然攷韓文。註楚辭。並在晚年。蓋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也。

答董叔重問目

答君子務本節云。大概且用此意涵泳。久之自見得失。又答賢賢易色數節云。數說大概皆近之。更宜涵泳而實履之。不

朱子晚年全書
可只如此說過無益於事。又答孔顏樂處云。此等不可強說。且看顏子如何做功夫。若學得它工夫。便見得它樂處。非思慮之所能及也。

此等議論全與陸子合。叔重晚事朱子。豈非晚年定論。

答黃子耕二

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瘁。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并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傅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子耕近日所用工處。頗得力否。向時說得致知兩字。亦頗散漫。望更思之。復以見諭也。此與子耕第二書。卽有來日無幾云云。自是晚年。凡與子耕書。皆晚年也。致知恐其散漫。則非泛求之天下之物矣。

答黃子耕三

新除甚佳、闕亦不遠否、但聲利海中溺人、可畏耳、前書所謂格物主敬者甚善、但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爲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日用之間、且更力加持守、而體察事理、勿使虛度光陰、乃是爲學表裏之實、近至浙中、見學者功夫議論、多靠一邊、殊可慮耳、

持守體察、已合於陸子之說、然敬字徹始徹終、今謂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大不可解、

答黃子耕四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衰病閑散、既無所效、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喻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它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

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稍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淳熙十六年六十歲時、主管鴻慶宮、故曰衰病閒散、是時

孝宗將內禪，故曰時事傳聞不一，至所云貪多務廣涉獵外馳之病，正陸子之所深以爲憂者也。

答黃子耕六

示及疑義，比舊益明潔矣，但尙有繁雜處，且就正經平白玩味，久當自見親切處，自然直截簡易也。正瀆伯豐近皆得書，學皆進益可喜，泉漳之間亦得一二學者，將來可望，不虛爲此行也。但經界一事，恐未有人承當，而豪右不樂，異論叢起，遂且悠悠耳。在官一年，不能爲民興利，而除害亦未能盡，此爲可恨也。長孺之去甚勇，但曾守解事，何乃至此。昨晚得趙帥書亦云然，甚可怪也。

經界云云，蓋守漳時事，時年六十一歲，直截簡易陸子之教也。

答黃子耕七

熹憂悴無繆、無足言者。治葬結廬二事皆在來年、今且造一小書院、以爲往來幹事休息之處。它時亦可藏書宴坐、然已不勝其勞費、未知來年復如何也。來喻云云、足見講學自修之力、甚慰所望。所謂動上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近修大學此章、或問頗詳、今謾錄去、可以示斯遠也。

或問喜怒哀懼、人心之所不能無也、而曰有是一者、則心不得正而身不可修、何哉。人之心、湛然虛明、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本體、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然必知至意誠、無所私係、然後物之未感、則此心之體寂然不動、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物之既感、則其妍媸高下、隨物

以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我無所與此心之體用。所以常得其正。而能爲一身之主也。以此而視。其視必明。以此而聽。其聽必聰。以此而食。食必知味。身有不修者哉。苟其胸中一有不誠。則物之未感。而四者之私已主於內。事之已至。而四者之動常失其節。甚則暴於其氣。而反動其心。此所以反復循環。常失其正。而無以主於身也。以無主之身。應無窮之物。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孟子所論。平旦之氣。與先立乎其大者。正謂此耳。

治葬。謂長子塾喪也。此書在六十二歲。論心學與陸子合。

答黃子耕十一

兩書皆領。所云云。何不安之甚。今日仕宦只是如此。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間。更看自家分。

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闕。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所聞豈有是事。政使有便遭貶責。亦是臣子之常分。但恨力不及耳。

與子耕書所及皆晚年事。此第十一書。必晚年也。第十二書。卽云明年七十矣。

答黃子耕十四

知赴官有則。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爲失計也。來喻更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它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

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時氣滿心腹。今日乍寒。痛甚。幾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予之益。况如費者。春秋尙富。精力尙彊。其不自勉乎。安仁經界文字。其畫一中所書戶部行下者。卽是李仲水所行。其言本縣措置者。卽是當來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一細觀。然亦可以見其不苟之意。鄉在臨漳。訪問打量算法。得書數種。比此加詳。然鄉民卒卒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於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却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却自省事。恨爲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賦之効。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

答子耕第十二書。已有明年七十之語。此書更在後。其讀

書反復玩味，使其浹洽，卽陸子教人用杜預優游饜飫語之意，守漳係六十一歲，此云向在臨漳，其爲晚年益無疑矣。

答曹立之一

伊川先生帖摹勒甚精，石已謹具，但工夫未至，更旬日亦當可成，或卽去此，亦可屬同官畢其事也。范詩無甚發明，不知前輩讀書，何故却只如此苟簡，不可曉也。熹近得蜀本呂與叔先生易說，却精約好看，方此傳寫，或未見，當轉寄也。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溇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尙有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漸有掙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尙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

此語揭子在商登觀閱

其說而南軒頌亦云、傳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尙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也、且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進賢宰昨日亦得論易數條、已據鄙見報之、未知以爲如何耳、

曹立之見朱子于南康、在朱子五十歲時、陸子至南康、在朱子五十二歲時、曹立之二書、在既見朱子之後與否、書中無明文、然陸子尙未至南康、則第二書內及之矣、此書雖稱陸兄書意甚佳、然尙屬疑信相半、

答曹立之二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

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向許此來，今賤迹既不定，想其聞此旱嘆，又未必成來，深以爲恨也。

朱子在南康，約陸子來會，故陸子以辛丑春至鹿洞，此書內有旱嘆之語，正庚子秋事，是年朱子五十一歲，陸子不可立門戶之說，此時雖信不及，至最晚年則自駁去矣。

答萬正濱二

所論大概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棚柄，方有執捉不至。

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閱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正瀆與曹立之俱，朱子守南康時往謁見，凡與正瀆書皆五十歲以後，此第二書也。第三書問目與呂子約論學則子約謫江西矣，有欄柄，卽先立乎大之意。

答吳伯豐必大 一

熹衰晚無堪，學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頌道說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示喻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事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

朱子明年全書
傳經堂自序
之域哉、或人所引易象之數、又似太拘、所謂明理、亦曰明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爲者而已、鄙見如此、不識賢者以爲如何、恐有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見甚款、近復招之、尙未有來信、大治、近有萬君人傑者、見訪、見雷之學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得從遊也、熹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荊州之訃、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

伯豐亦以格物之說未安、故有此問、而朱子之答、殊覺辭窮而遁、蓋旣云窮至事物欲其極處無不到、則雖欲不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而不能也、凡五十以後、六十以前、由支離而反之身心、皆在五十二歲陸子過南康講論之後、此書云適聞敬夫之訃、在淳熙七年、朱子是年

五十一、尙未能返約也。

答吳伯豐二

讀書甚善，所論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況此比校，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閑立議論，番得言語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

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能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爲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槪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曾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不必先立凡例。卽陸子所謂不必先有定本也。閑議論無交涉。及良心踐履等語，俱與陸子合。伯豐於朱子五十一歲始通書問，凡與伯豐書皆屬晚年。

答吳伯豐六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此係答伯豐第六書。亦是晚年之作。蓋第七首。卽云遭此禍患。蓋長子塾之喪。時朱子年已六十二也。

答吳伯豐七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爲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苛細。展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合且放下。許多閑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道理。看得

朱子明年全論
精切分明後却合衆說而判剖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疏也。正瀉書煩爲附便渠看得文字却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却封寄之不妨也。沙隨八論及史評有印本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育也。到此只脩得大學稍勝舊本他書皆未暇整頓今又遭此禍患恐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亟歸更畧下少工夫庶不誤後人枉費心力也。

禍患指子喪重根原輕枝葉。又謂言多而理轉不明。皆合于陸子之論。

答吳伯豐

九

歸來半年卜葬尙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辭然恐或不得請卽求便郡藏拙近聞臨

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効求退。其義豈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難以相彊矣。閒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畧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卜葬。謂長子塾之喪。塾先朱子十年卒。時朱子年六十二。臨漳經界報罷。及湖南之命。在紹熙四年。是年朱子六十四歲。陸子已卒矣。此書雖猶以陸子爲過高。而終以爲近本。又汲汲以本原功夫自反。併以勉伯豐。可謂非有取於

陸子之說。而確爲晚年定論乎。

答吳伯豐問目

伯豐書云。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實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爲禽犢。以資發冢。託真以醜偽。飾奸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與古之所謂學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答云。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譏也。

伯豐又書云。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曰。學欲默識。心通也。苟

徒出入乎口耳之間而不致思焉。則何以致知。其言不思之
蔽則善矣。而所以語學者。則有所未盡。夫學專言之。則兼夫
致知力行之兩端。若對思而言。則致知爲思。而學云者。蓋力
行之謂也。今周氏以出入乎口耳者爲學。則學豈誦說而已
乎。使止於是。又何所安耶。謝氏曰。思知之事也。學習之事也。
此說得之。而集注身不親歷之云。尤明白矣。然程子經解亦
曰。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似亦以學爲講論問辨之事何耶。
然程子固曰。博學之云云。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其不專以講
誦爲學審矣。經解所言。反似不若語錄之密。如以殆爲勞。義
亦無考。或者傳寫不能無誤云。答云。學是放效。見成底事故。
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以殆爲
勞。無所見。歐陽公用此殆字。又似怠字。皆不可曉。不若從古

說也。

朱子答伯豐書，俱在晚年，今解學字併及躬行，則知論語中庸解博學處，皆未安矣。

答吳伯豐十七

所示三條，悉已疏去，它未盡者，後便幸續寄示，旋得尤佳，多則擁併，恐看得草草也。正淳因書爲致意，不知渠後來所進如何，此間朋友亦未見有脫穎不羣者，而又外有他虞，恐不能久相聚也。所望於伯豐者不淺，更望於本原上益加涵養收斂之功耳。

他處指黨禁，下一首自致人言亦然，本原之說，合於陸子。

答吳伯豐十八

熹老大亡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羞，尙賴寬恩，得安田里，然

聞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此云自致人言，又云得安田里，蓋慶元二年，爲御史沈繼祖所劾，落職罷祠。時朱子年六十七矣，富貴利達上立得脚定，此初學入門時事耳。朱子垂老猶兢兢以此自勉，併以勉伯豐何耶。然陸子鹿洞講義意思，正與此合。

答吳伯豐 二十四

編禮有緒，深以爲喜。或有的便，望早寄來。心力日短，目力日

昏及今得之，尚可用心，但朋友星散，不知竟能得見成書與否，深可歎也。所論浩氣，語甚的當，切中子約之病，然猶未悟書來切怛不已，無可爬梳，雖已竭力言之，恐未必能相信也。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不明，然區區屬望之意，蓋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寶之不及別書，編禮想用功不輟，煩爲教意也。

編禮是朱子最晚年事，故有不知能見成書與否之嘆，然所以勉伯豐者，汲汲於力行，而以誦說空言爲戒，蓋全用陸子專務踐履之教矣。

烹杜門竊食，貧病不足言，但操存玩索之功，雖不敢廢而未見有以進於前日，以是憂愧殆無以見朋友也。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未盡也。相望千里，何時復得從容反覆如往時耶？更願益加持守之功，以求義理之歸，是所願望。

白鹿登臨，追念疇昔，蓋在去南康之後矣，其相勉者在持守，已從陸子之說矣。此與叔文第三書也。

答李叔文四

喻及爲學次第，甚慰所懷，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纔不到此，卽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覲，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

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
悠悠耳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
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
添著一求仁字卽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歎美之辭乃胡氏
說大非孟子本意今亦未須論但看孟子本說足矣此不是
要解說性字蓋是要理會此物善惡教自信得及做得工夫
不遲疑耳

第三書在白鹿登臨之後此第四書當更在後矣識得固
有卽陸子教人識本心之意求放心戒支離則全合於陸
子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壽光董思恭校

答劉公度二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私自利，作此見解耶？不知聖賢辨異論，闢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爲欲人人同己，人人知己而發耶？抑亦在我未能無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辨說耶？今者紛紛正爲論易西銘而發，雖未免爲失言之過，然未嘗以此爲悔也。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

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衡州之去。爲有邂逅。政不須深自懲創。便相學不說話也。

公度世豈能人人同己之說。蓋不欲朱子與人人爭辨。此意亦佳。論易西銘。蓋與林黃中爭論。因爲林所糾。參也。陸子作荆公祠記。在淳熙十五年戊申歲。是時正辯無極。朱子之詆陸子。惟此數年爲甚。故議論如此。然語類所載。答人問荆公評品。則又引陸子之論。而不復自置一辭矣。

答劉公度三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書中所喻。衡州數句。爲己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建昌士子指包顯道傅子淵輩也。顯道以專講論爲充塞仁義子淵極論口耳之學無益。故朱子尤切誡之。此所謂冰炭不相入也。

答劉公度^四

見喻舊見不甚分明更欲別作家計不知底裏果是如何但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卽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君舉春間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不曉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

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此亦側重涵養漸近於內矣君

舉不欲朱子與陸子競辨。而朱子卽以君舉爲都不曉得。正則亦不以朱子之競辨爲然。故併斥之。按正則以光宗卽位知蘄州。通書於朱子。朱子答書。亦有得君舉書之語。皆紹熙間往來之書也。

答劉公度五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初蓋不能不以爲疑。今得如此。甚慰意也。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台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旣陷於一偏而不可拔。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趣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亡耶。平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箇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陸子謂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全是自卑自
遜功夫。陸子全書具在。並無頓悟之說。朱子少曾學禪。故
以此疑陸子。韓昌黎所謂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也。然
教公度專在持守省察。則與陸子之教正同。吾故謂其論
則冰炭不相入。而其學則符節相合也。

答劉仲升一

別紙所示季章議論。殊不可曉。恐不至如此之謬。却是仲升
聽得不分明。記得不子細。語間轉却他本意。不然則真非吾
之所取知也。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不務存養者。卽不免有支
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懸空杜撰之
失。而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脉。別無証佐考
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

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季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意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爲深害，却是人心道心思理思事等說大段害事。若如其言，卽是四端之發，皆屬人心，而頑然不動者，方是道心。所謂格物者，只是分別動與不動，而不復計其動之是否矣。此於道體之要，入德之門，皆有所妨，決然不是道理無疑。但如仲升，則又墮在支離昏惰之域，而所以攻彼者，未必皆當於理。彼等所以不服，亦不可不自警省，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功夫。凡一念慮一動作，便須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子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當如此剖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所論語孟兩條，亦

似未安。此等處且玩索見在意趣，不須如此立說，枉費心力也。

就自己身心做工夫等語，全與陸子之教合。

答劉仲升二

所喻玩味見成義理甚善，然亦須就自己分上體當，方見真實意味也。顏子之樂，原憲之間，此等處說時各是一義，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自無克伐怨欲之根，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但未知仲升平日所用功夫如何耳，此不可不勉也。

答劉季章一

劉袁州不謂遂至於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

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嘆服。益見袁州之知人。交道之不污也。更望始終此志。使其後人有以承繼前人之志。千萬之幸也。文會規模。只如舊耶。或有小改易也。此間朋友。只令專一。自看一書。有疑問處。却與商量。似却不枉費功夫。然亦未見卓然可望者。殊可慮也。

朱子早年務欲博窮天下之理。枉費工夫甚多。今專看一種書。便無駁雜之病。陸子與諸兄在疎山讀書。謂經年只看一部論語。亦是此意。然朱子則直至晚年始能如此耳。是書在紹熙元年起。子澄知袁州。而子澄已卒也。

答劉季章二

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己。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

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熹桂林之行辭免未報，未知竟如何。此間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辭免桂林，係紹熙三年差知靜江府之命，是年六十三歲，寬藉心胸，細玩義理，卽陸子教人引杜元凱優而游之四語之意。

答劉季章三

講會想仍舊，專看何書。此書附廬陵葉尉，渠此中人，時有往來之便，有疑可講，不待面諭，但覺得季章意思，急迫不寬平，務高不務切，而不肯平心實看道理，只此意思，亦殊礙人知見也。

答劉季章五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不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弊，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進遲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也。

與季章第二書云，桂林之行辭免未報，蓋紹熙三年也。第四書云去歲入都，又云今左目已盲，蓋慶元二年也。此是第五書云子約相合，蓋子約以慶元元年謫廬陵也。然所謂本原親切提撕去安排等語，全與陸子合。

答劉季章六

辱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爲慰。比來想強健勝前矣。然計亦不能無廢書册之功。但齋居謹疾。當亦自有用心處也。熬衰朽杜門。無足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絕不敢掛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况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當此風頭。指黨禁言。廢書册亦有用心處。則知不全倚書册矣。

答劉季章十

子約想時相見。渠近書來。頗能向裏用力。然亦有小未善。已爲詳說。久之必自見得也。景陽前此已嘗附書。今不暇再作。煩爲致意。近日目昏。今日又加手痛。作字頗費力也。承欲就

文義事物上用功夫甚善然讀書且要虛心平氣隨他文義體當不可先立己意作勢硬說只成杜撰不見聖賢本意也此皆黨禁時作最晚年也取向裏用力者便不支離矣

答劉季章十三

讀書只隨書文調釋玩味意自深長今人却是背却經文橫生它說所以枉費工夫不見長進來喻似已覺此病者更望勉旃千萬之望然又當以草畧苟且爲戒所謂隨看便起是非之心此句最說著讀書之病蓋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書自家便尋夜底道理反之各說一邊互相逃閃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

隨文訓釋卽陸子依傍看之說朱子至此漸去支離之病從前改大學補格致傳皆所謂背却經文橫生它說也

答劉季章十五

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卽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得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

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與劉季章第四書已在慶元年間。此第十五書也。義利上說得斬截。與陸子鹿洞講義意同。

答劉季章十六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向聞餘論。似多以利隨義而言。今細思之。恐意脉中帶得偏僻病患。試更思之如何。

論義不論利。與陸子鹿洞所講合。

答劉季章十七

近得益公書，聞且寓晉輔家，甚善。所欲改字，已別報去。前書竟未得下落也。文集之議，當已罷止。此實於彼無益，而於此不便。衰老扶病如此，又豈能更去廣南行脚耶？千萬力爲止之，更勉其著實爲學，勿爲此等慕名徇外之事。方是吾人氣象也。來喻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曾見之否？教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它，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尙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

似雖新巧壓得人過，然橫柯粗疎，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于己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如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功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如。於。雅。意。尙。未。有。契，可更因書極論，勿遽罷休，乃所望也。

此書說大率江西人尙氣，不肯隨人後。江西地方二千里，斷無同是一種見識之理。卽此一書中，如周益公、劉季章、王晉輔，皆江西人，如果凡事要自我出，安得皆信奉朱子。

乎。因與陸子一人不合。遂將江西一概抹倒可乎。然欲季章去許多閒說。固陸子所以戒朱子者。今乃以教人也。

答劉季章十八

熹再啓。熹病愈甚。遇寒尤劇。如今日則全然轉動不得。藥餌雖不敢廢。然未必能取效。姑復任之。無計可爲也。所喻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只此分疎。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于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况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

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疎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它。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卽寄去。王晉輔好且勸它莫管它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己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閑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安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爲深望。

朱子晚年雖能反求於心然止講得知字仍不得力。陸子教人專務踐履故其門人如徐文忠楊文元袁正獻諸公

重隸黨禁。皆能自立。朱子教人專就知上講。無躬行心得之實。故一遇摧落。便至消磨。蓋聖道必行而後知。未有不飲食而能知味者。此書反覆丁寧。只說得一知字。無怪其不濟事也。又守死善道。舍生取義。孔孟成語。皆可引用。而每云鐵輪頂上。不離和尚語錄。亦此心未收。故熟處難忘耳。

答劉季章二十

熹今春大病。幾不能起。今幸小康。然尙未能平步也。初意若得未死。且當屏棄書册。虛心得盡。今又覺不能頓爾捐去。亦苦頭緒太多。不是老年活計。徐當以漸節減也。益公清健可喜。近答其書論范文正公墓碑事。以病草草。今始能究其說。然自覺語言有過處。不知能不相怪否也。伯豐初亦不知其

能自植立如此，但見其所講論，辦得下功，剖析通貫，非一時諸人所及，心固期以遠到，不謂乃止於此，殊可痛惜。今承來喻，又得聞其後來所守之堅，此尤不易。吾道不幸，遽失此人，餘子紛紛，纔有毛髮利害，便章皇失措，進退無門，亦何足爲軒輊耶。疾少間，亦可漸理舊聞，向前進步否。博文約禮，不可偏廢，雖孔子之教，顏氏之學，不過是此二事，更爲勉旃，乃所深望也。

欲屏棄書冊是矣，又不能捐去。蓋熟處難忘耳。然以漸節減，亦自有益。所云餘子張皇，只爲章句之學，全無心得，以至如此也。

與陳伯堅

沙縣寄到新刻黃沈文，字畫精神，非桂本之比。此書流傳，足

使世之聾盲者有所警覺、稍知觸淨、非小補也、但恐木木或不耐久耳、瓊學記文鄙拙、不足有所發明、亦緣韓兄將滿、方遣人來、恐其代去、匆匆草成、不能滿意耳、垂喻舊書云云、深愧率爾、當時之言、蓋亦有爲而發、以今觀之、學者但當深窮聖經、使其反之於心而安、攷之於經而合、驗之於外而可行、卽彼之妄言一覽便破矣、若未到此、遽欲窮之、恐如河南夫子所謂未必能窮而已化爲釋氏矣、愚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胡季隨近到此數日、明敏有志、甚可喜也、

瓊學記、作於淳熙九年、朱子時五十三歲、反之於心而安數語、漸有向內之意、

答胡季履

大壯

向來雖幸一見、然忽忽於今、已二十餘年矣、時於朋友間得

窺佳句、足以見所存之一二、顧未得會面爲歎耳、今承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患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驚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于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每念聖人樂取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季隨明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惟衰墮、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日當相與講之、有所未安、却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庭、非它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在于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

胡氏家於湖南、向來之見、自是三十八歲訪南軒時、又二十餘年、則近六十歲矣、書中意重爲己、合於陸子切己自反之意、

答胡季隨

大時

易傳平淡縝密、極好看、然亦極難看、大抵講學須先有一入頭處、方好下工夫。昨見文叔處所錄近文、恐看得文字未子細、無意味也、不必遠求、但看知言是下多少工夫、不如此散漫泛說無歸宿也、龜山易、舊亦有寫本、此便不甚的、未暇檢尋奉寄、不知詹丈所舉不同者何事、因風詳諭、此等處正好商榷也、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字、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會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先有入頭處、方好下工夫。朱子昔年所以駁陸子者、今乃

舉以教人。季隨問學，見於季履書中，大約湖南學者問答，並在敬夫沒後也。

答胡季隨二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人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指，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雜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却不錯也。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爲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它書，少日已嘗反覆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其不然，亦是讀得春秋。

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汎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力篤實，決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鄙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却是三、四十年身所親歷，今日粗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效，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喻，不能俟其徹頭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深省而痛革之也。燕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畧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南軒文集，方編得畧就，便得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確實痛切，今却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

附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耳、

自覺日前用力泛濫、方與學者爲克己之功、此晚年得力語也、此書首云衰病、未及編南軒文集、又云、論時事書、今未敢編、俟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不惟南軒已沒、蓋黨禁之時、朱子之最晚年也、

答胡季隨九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欵、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近覺亦不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終始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於此、坦然明白、不須妄意思、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

狂粗半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季隨見陸子深服其教。在瀋熙十三年丙午歲見陸子與季隨書或以書中欲速好徑爲指陸子然自謂近覺亦不免此則非專指陸子矣。陸子教人尤重循序故有涓流積至拳石纒成之喻。若發明本心不過如孟子指示惻隱羞惡之說非頓悟也。然此書以敬爲學問親切之妙已近裏著已矣。

答胡季隨

十

熹衰病之餘幸安祠祿誤恩起廢非我克堪已力懇辭未知

可得與否自度尪殘決是不堪繁劇又况蹤跡孤危恐亦無以行其職業後日別致紛紛又如衡陽轉動不得出門一步

更須審處也。但今年病軀衰瘁殊甚。秋中又有哭女之悲。轉覺不可支吾矣。目昏不能多看文字。閒中却看得道理分明。向來諸書隨時修改。似亦有長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討論也。易書刊行者。只是編出象數大畧。向亦以一本浼叔綱。計必見之。今乃聞其有亡奴之厄。此必亦已失去矣。別往一本并南軒集幸收之也。所論克己之學。此意甚佳。但云藉此排之。似是未得用工要領處。近讀知言。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人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性其情。乃王輔嗣語。而伊洛用之。亦曰以性之理節其情。而不一之於流動之域耳。以意逆志。而不以詞害焉。似亦無甚害也。不遷怒。當如二先生說。無可疑者。

不貳過亦惟程張得之而橫渠所謂歉於己者不使萌於再語尤精約也。宋漕所委記文屢欲爲之而夏秋以來一向爲女子病勢驚人不得措詞兼觀其所喻爲教者不過舉子事業亦有難措詞者故因循至此今病方小愈未堪思慮勢當小須後也因邵武便草草布此復託象之致之目昏未能它及惟以時進德自愛爲禱大抵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哭女在淳熙十四年除江西提刑時見陸子與朱子書時朱子五十八歲目昏不多看文字却看得道理分明蓋已知從前博覽之無益矣卑近云云卽陸子所謂涓流積至滄溟海拳石崇成泰華岑也。

答胡季隨十三

季隨書云。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於廣聞見而已。須精深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於說空說悟之弊矣。大時答曰。所謂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蓋爲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喻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則亦俱墮於一偏矣。答云。執經而問者。知爲己。則所以聞道者。不外乎此。不然。則雖六經皆通。亦但爲廣聞見而已。問者似有此意。然未分明。故說不出。答者之云。却似無干涉也。

又云。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嚮。竊謂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嚮。而後根本可培壅。不然。恐無入

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嚮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答云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卽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後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朱子引程子求放心之說已與陸子引孟子放心之說相合矣

答高應朝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

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只如三段所舉諸書，大指雖同，然恐亦須令子細看得逐段各有下落，方能浹洽通貫，有得力處。若只如此籠侗看了便休，却恐只是粗謾，政使便做得成，亦是揉生做熟，久遠畢竟無意味也。

不重講義，而重涵養玩索，此晚年切己功夫也。高應朝教授邕川事，在慈湖爲浙西撫幹時，見慈湖祭舒元英文，蓋
淳熙十二三年也。朱子五十六七歲矣。

答石天民

平生爲學，見得孟子論枉尺直尋意思，稍分明。自到浙中，覺得朋友間却別是一種議論，與此不相似，心竊怪之。昨在丹邱見誠之，直說義理與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別。此大可駭。當時亦曾辨論，覺得殊未相領。至於孟子董子之言例，遭排

擯不審尊兄平日於此見得如何幸更與諸公講論見教烹竊以爲今日之病唯此爲大其餘世俗一等近下見識未足爲吾患也。

此卽陸子辨義利之意到浙中當是提舉常平時

答沈叔晦一

衰病如昨無足言者二圖之妄深荷畱念言多枝葉而不旣其實尤佩警切之戒但區區平日躬所不逮之言與此殊不相似識者當自無疑惟是尋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爲人傳出異日或能亂道誤人爲可懼耳麻沙所刻呂兄文字真僞相半書坊嗜利非閑人所能禁在位者恬然不可告語但能爲之太息而已若大事記則雖非全書而實有益於學者有補於世教區區流傳之意本不爲伯恭計况門外之紛

紛者乎、

曰衰病自是晚年、刻呂文亦晚年事也、朱子於陸子之言不能用、今於陸子門人所戒順受不辭、此晚年進境也、

答沈叔晦二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畧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况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陸子小朱子九歲、而叔晦又陸子之門人也、謂叔晦爲中

年。則朱子爲晚年矣。不欲泛觀博取。而求熟讀精思。與陸子之教合。

答沈叔晦三

示喻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惟媮惰。何以及此。况又未得面承。事理之間。亦有難踰度者。何敢容易下語。願以不鄙見辱之厚。竊以所喻思之。恐所謂聞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扣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間。便自可以見真是之所在。向後所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

朱子晚年全論
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蹙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叔晦爲陸子門人。朱子與書不欲別立門庭。則知分別異同者之謬。陸子答羅春伯論朱林之爭。謂開闢以來只是
一家。又嘗謂孔孟未嘗自立門戶。意亦如此。末段則專言
浙學也。

答孫季和應時 一

所喻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

合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
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
之不力、卽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它論數條、亦所當講、
別紙奉報、幸併詳之、隱括程書、豈所敢當、當時諸先達、蓋嘗
有欲爲之而未果者、然自今觀之、却似未爲不幸、况後學淺
陋、又安敢議此乎、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
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却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
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脩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
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
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
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明善誠身表裏相助。卽陸子所謂爲學有講明有踐履也。朱子晚年攻浙學尤甚。凡攻浙學皆在伯恭沒後也。

答石應之一

所示文字、深切詳審、說盡事情、想當時面陳、又不止此、而未
足以少回天意、此亦時運所繫、非人力所能與也、更願益加
涵養、講學之功、而安以俟之、事會之來、豈有終極、安知其不
愈鈍而後利耶、熹衰朽、殊甚、春間一病、狼狽、公謹見之、繼此
將理一兩月、方稍能自支、然竟不能復舊、幸且復得祠祿休
養、而幼累疾病相仍、殊無好况、心昏目倦、不能觀書、然日用
功夫不敢不勉、間亦細繹舊聞之一二、雖無新得、然亦愈覺
聖賢之不我欺、而近時所謂喙喙爭鳴者之亂道而誤人也、
無由面論、臨風耿耿、公謹想已到彼矣、渠趣向意味、朋友間

少得。但意緒頗多支離。更與鏘切令稍直截。當益長進耳。
衰朽殊甚。自是晚年。然戒支離。求直截。合於陸子。

答諸葛誠之一

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致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

朱子明年全論
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曹表謂立之墓表。淳熙十年作。時朱子年五十四歲。包顯道深不以爲然。朱子嘗以書問陸子。亦以爲好。未嘗抵牾。誠之二書。蓋欲調停其間。朱子之論。若盡如此書之平心和氣。則亦終無不合之理也。其後因無極之辨。乃遂憤激。竟成仇敵。舉此書所云笑諸賢者。而躬自犯之。乃至終身不忘。甚矣克己之難也。

答諸葛誠之二

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

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所云粗心害道。自知明審。深所歎服。然不知此心何故。恐不可不究其所自來也。

答項平父

安世

一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不德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

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撻擊。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頗畧，就名數訓話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平甫以淳熙九年，初作書通問於陸子，此書云不知子靜相報何如，則又在九年之後矣。未發已發二語，合於求放心之說。第二書則悔悟甚切，蓋五十四五歲時也。

答項平父二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

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前書欲平甫錄示陸子所報以警不逮。此則平父錄寄。而朱子以爲所警者厚也。此書爲朱陸二家學術分門之目。而其論實發於朱子。世俗淺學無知。遇此等議論。卽怪爲調停二家。蓋皆未讀朱子書也。

答項平父三

官期遽滿。當復西歸。自此益相遠。令人作惡也。罵坐之說。何

乃至是吾人爲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爲要耳。天民聞
又領鄉邑賑貸之役。不以世俗好惡少改其度。深可敬服。朋
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誠之書來。
言之甚詳。已畧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蹤
跡。令人太息。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
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此書知論治心爲要。已自鞭迫近裏。合於陸子之學。是書
與答諸葛誠之同時。

答項平父

所喻讀書次第甚善。但近世學者。務反求者。便以博觀爲外
馳。務博觀者。又以內省爲隘狹。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
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也。若謂堯舜以來所謂兢兢。

業業便只是讀書程課竊恐有一向外馳之病也如此用力畧無虛閒意思省察工夫血氣何由可平忿欲何由可弭耶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

以專於讀書課程爲外馳之病合於陸子

答項平父五

錄寄啓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著題耳至論爲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

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畧無空變近似

正聖賢氣象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

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此謂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俛俛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又未

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据己見爲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其言雖淺，然路脉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此朱子向時所以極詆陸子爲頓悟者。今以此告平父，似有得於心學矣。然下文又轉到考驗推尋上去，蓋實未嘗用存心養性之功。故不信吾心中萬物皆備，而必求助于外耳。此猶是六十歲前後時所論。至七十歲時，則深信大程子存久自明，何待窮索。

朱子晚年全書
傳經堂印行
之語。而自悔聞道之晚。受享不久矣。

答項平父八

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然不能飲食。其勢亦難扶理。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細微揣摩。零星刮剔。及此暮年。畧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但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父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爲恨恨耳。

暮年畧見。則前此所見。未爲定論矣。此朱子篤疾時所作之書。蓋平甫信陸子之教。其於朱子之言。終未能相信也。

答陳抑之

熹從士友間聞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爲日久矣。衰病屏伏。無從際會。每以爲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況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隸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顧陳義高遠。雖古之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然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深眇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彊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幸甚。竄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藏器勉學。慰此遐思。

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而年來見其坦易明白。漸合於陸子易簡之教矣。曰衰病。曰私家多故。當是喪子女時。

答應仁仲一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紙上看不到底。自當從陸子踐履之說矣。只從口裏講論。亦難明白。然已知訓詁之無益。改章句。自是晚年。

答周叔謹

業公羅改姓字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曰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

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公謹與應之往來。故此書中及應之應之與朱子問答。在黨禁時。最爲晚年。此時尙未見應之。故令叔謹扣之。又此書止說兩家門人。不及呂陸二先生。其爲朱子晚年之論無疑。然自悔向來支離。因而減去文字。蓋已全用陸子之教。晚年定論。此爲至當不易者也。第二卽及書經界事。則六十一歲守漳時事。凡與公謹書皆晚年。

答周叔謹二

叔謹想且留彼、應之相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脉、中庸謹思之戒、蓋此謂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濶、病痛轉深也、如所論功體二字、太露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却是、但未知此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他即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令不直截耳、公講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爲佳也、祝汀州已成見次、不知赴官能入山否、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鹽法、此亦振民革弊之秋、但恐不免少勞心力耳、彥章書來、云欲見

訪。却。不。見。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內。外。之。偏。信。然。此。等。處。只。是。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既。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何。莫。若。且。就。已。分。上。著。力。之。爲。急。也。

行經界是守漳時事時年六十一歲

答周叔謹四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按大全集朱子與叔謹書共五首。第一首論陸呂門人已。是朱子晚年第二首論鹽法經界是六十歲守漳時事第

朱子晚年全論
傳經堂印行
三首論修禮書則最晚年也。此第四首其爲晚年無疑。然謂涵養勝讀書。分明與陸子之教相合。

答周叔謹五

所示仁說。差勝往時。但所引熹說。亦有誤字處。又恐錯認了。更畧契勘爲佳。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宜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雖若小異。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以收放心爲緊切工夫而講學乃其中一事。此等議論。所謂與陸子符節相合者也。

答王季和錄

別幅之喻。具悉至意。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

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庶易見功。久久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答王季和二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弟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發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

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菴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于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畧道意。

前書謂讀書不可貪多。此書謂聖賢授受不言道之全體。其所見俱趨易簡。老懶之云。自是晚年。舒大夫謂文靖也。向論未合。而今稱其政爲有本。亦早異而晚同也。

又按集中又有答林退思一書。首尾與此書全同。惟終不能以自達句下。尙有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

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等語共八行。皆循序切己之論。與陸子所以爲學。與所以教人之意。無不相合。但此二書。人名必有一誤。蓋訓誨之辭。偶然相同者有之。而菴記大字之求。及舒大夫之間。豈能無一字之不同者。大全集編次此書在前。故存此書。而林書之多出者。附存於此焉。

答陳正己剛

往歲得呂東萊書，盛稱賢者之爲人，以爲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也。以此心願一見，而無從得。中間聞欲來訪，甚以爲喜。不久乃聞遽遭閔凶，深爲傷怛。願以未嘗通問，不欲遽修慰禮。今者辱書，荷意良厚。且審秋辰殘暑，孝履支福。又以爲慰。示喻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于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卽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

未端的雖其言或誤中，要是想像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談，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也。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帖出來者，真不妄也。近來浙中怪論叢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如何也。

正己初事陸子，繼師東萊，陸子與止齋書，謂其中道異趨，慕用才術者也。晚年始問學於朱子，見朱子與劉德脩書，正己猶好浙學，故朱子此二書所答與陸子語同。

答陳正己

示喻縷縷，皆聖賢大業，熹何足以知之，然亦未得一觀，卽爲朋友傳玩，遂失所在，今不復能盡記，但覺所論不免將內外本末作兩段事，而於輕重緩急，又有顛倒外逆之病，究觀底

裏恐只是後世一種智力功名之心，雖強以聖賢經世之說文之，而規模氣象，與其所謂存神過化上下同流者，大不侔矣。若戊子年間所見，果與聖賢不異，卽其所發不應如此，以故鄙意於此，尤有不能無疑者，未得面論，徒增耿耿耳。

答路德章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倘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尙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卽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

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證未解。聊復云云耳。儀禮編已收。此間朋友未能辨此者。春秋想亦不輟用功。此文字未能切己。然亦可惜中廢。但消減課程。今日力有餘。不至忙迫。卽玩索涵養之功。不至闕欠矣。

編儀禮是最晚年。此書攻浙學而意重涵養。與陸子同。

答路德章二

所喻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

朱子明年全譜
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欲回頭而尙爲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答路德章三

奉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慰。但聞忍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喻。似所以處者。亦未有盡善。蓋若謂羞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今夏方覺。謂厭請託。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其得失既未可期。而豐約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決爲去就之實。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得俯仰。而忽然有所激觸。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之間。而所向者。無非崎

嶮隘仄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盲深鑿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卽今且置此勿論。而以所喻讀論孟者言之。則所謂不愛把來作口頭說話。故不敢作問而墮於寡陋者。豈亦不爲憤鬱不平之氣所發耶。夫學者讀書有疑而不能自決。故不得已而不能不問。今人無疑而飾問。以資談聽者。固不足道。然遂懲此而不問。則未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恥自同於飾問。遂飲默以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遂發其憤悶。肆其忌克。而託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而無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於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深有妨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心也。昨見編集春秋。蓋嘗奉勸此等得暇爲之。不可以

此而妨涵養之務。正爲此爾。但當時又見所編功緒已成。精密可愛。他人決做不得。遂亦心利其成。不欲一向說殺。以今觀之。則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無大於此。乃始惕然自悔。自咎。蓋不獨爲賢者惜之也。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德章氣節偉然。非流輩所可及。私心常所愛敬。而區區之懷。猶有未得盡者。每竊以爲愧且恨也。因風布問。輒盡言之。想所樂聞。不至以爲罪也。

與路德章書共五首。第一首卽有東萊遺言云云。第二首有編禮書語。蓋皆朱子晚年論也。此乃第三書所云讀書本於治心一段。乃全是陸子之教。

示喻縷縷備悉。然其大概皆自恕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惑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修也。吾人爲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臨安不遠。豈不一爲參選計。而長此羈旅乎。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亦未得爲是也。大抵是日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愈虛。粗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它人尤更重害。此又姿稟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卽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喻每謂熹有相棄之意。此是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爲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

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切怛，愈增賢者忿懣不平之氣耶。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閑說話，多方學畫，去參了部授一本等，合入差遣，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惟，雖自己曉得文義，亦須逐字付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懣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册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欲德章反躬內省，除去許多閑說話，俱合於陸子之教，惟祿仕苟活，及多方學畫參部等語，未免任己徇人，止爲富

貴之見。不知顏曾原憲貧甚。當日何以能自存耶。德章爲東萊弟子。東萊沒後始來問學。

答路德章五

闕期不遠。便可得祿。襄陽古郡。多前賢遺迹。宦游得此。亦正自不惡也。示喻爲學功夫。果充此言。何患不進。但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蠶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剷除鱗甲也。直卿在此間。以來書所云。渠殊不省。然聞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更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己而屈人也。踏雪之避。果能踐約。幸甚。

讀書子細研窮。不可粗心。與陸子引用杜元凱優游饜飫之說合。

答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卽與今日討論制度計較權術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熹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旣排闢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至于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熹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子細整頓成編乃可商量但此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却眼前諸人卽此事無分付處矣

此亦論浙學之弊編纂呂集自是晚年路德章康炳道皆

東萊門人朱子晚年所痛詆者，至謂致吾心本然之知，則甚合於陸子。

